

“苏醒海岸线上多年的睡梦/吹越大都市灿烂的晴空/你从时代的浪尖走来/让自己的风采和世界相通……”随着《风从东方来》旋律，东方电视台横空出世。作为地理概念上的“浦东”，随着电视信号传播，与世界相连接。故此，1993年东方电视台成立伊始，穆端正台长怀揣梦想，以敢为天下先精神，策划与制作大批与世界文化相连接的大型节目与电视栏目。其中第65届奥斯卡奖大陆独家版权的获得，成为东方电视台面向世界的标志。

按照惯例，长达数小时的直播会穿插广告时间，担任现场转播主持人需利用空隙介绍相关背景资料。当时台领导将这一重任压在我与袁鸣肩上。由于连续数天鏖战，再加上紧张，不仅失眠，且嗓音哑哑，终日与“西瓜霜”、“润喉片”为伴。1993年3月30日上午，我和袁鸣早早进入直播间，怀着紧张与兴奋，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。北京时间上午10时，随着“东方电视台”呼号响起，我们与全球观众同步领略奥斯卡世界，写下我们转播史上的一个记录。由于激动，声音略有颤栗；因为紧张，竟前胸未有地感到手脚冰凉，胸口甚至也出现压迫感……

奥斯卡直播之成功，树立了“东视人”面向世界的勇气与决心。于是，一档反映海外人文风情的专题栏目《飞越太平洋》应运而生。虽然那时我尚在医科大学任教，并未正式调入东方电视台，但仍受节目制作人滕俊杰先生委派，相继赴美国与日本拍摄。或许因为有医学背景，我首先选择“艾滋病在纽约”与“美国失智患者一瞥”两个选题。恩师王一飞教授的同学张清才博士的纽约

跋涉者

曹可凡

诊所，以中药诊治艾滋病，远近闻名。在张医生诊所，与一位名叫格林的患者交谈。据他介绍，当初前来就诊时几乎是让人搀来的，双腿浮肿，消瘦不堪。自己认为死神已向自己招手，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前来寻求张医生帮助。不想，张医生以中医辨证施治方法，对症下药，症状大为改善，且血液病毒数一直控制在基数之下。格林原本是位放射科医生，所以，他常来诊所做义工，宣传中医理论。随后，在张清才医生陪同下，又前往皇后区采访另一位艾滋患者派屈克。走进派屈克家门，一股特有的中药味扑鼻而来。派屈克也是因为坚持服用中药，症状得到改善。



也许这是打造城市家园的美学，几头庞大的黑水牛来到自然博物馆旁边，一大片青草地上，四面绿林葱茏、鸟语花香，五头黑水牛安卧于此，它们体型依然如此庞大，黝黑的脊背骨让人想起游曳深海的鲸，但它们目光安详，彼此在宁静中陪伴，根据形体比例的比较，可以推测它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子，父母牛和它们的三个孩子，或者是一个牛群落，兄弟姐妹五个。无论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，它们恬然的卧姿、柔和的线条和交织的目光，都传达着彼此相连的温情，是宁静的爱的祥和。

城市牛铃声

唐池子

我震惊艺术的逼真和高度清晰化，远望过去，这是一幅多么和美的水牛图呀。没有剑拔弩张，没有强悍粗野，五头牛，像行吟诗人般，在天地光华中无尽遐思。这里刚刚开放过几万朵绚烂的郁金香，就像刚刚卷合一匹七彩的织锦，阳光中仍流淌着些微眩目的光芒，空气中仍残留着馥郁的花香。在这些诗人的目光中，乌桕在发芽，朴树在抽枝，最后的粉樱正在绽放，是一片密密簇簇、粉粉的花织的天，路路边杜鹃已红，琼花如雪，天上布谷在啼鸣，新生的树鹊在梅枝间长翅，一切都在成为它们自己。

我注意到，这几头牛，是一位英国雕塑家的作品，他用浪漫的笔法完全卸除了牛的实用价值，包括乡村记忆中的沉重悲苦，在这片与世无争的青草地上，这些艺术品成为生命力和田园生活的隐喻，它代表着天人合一的大自然，代表着人心渴望的自由宁静，它的生命和人同样平等，它就是这个生机勃勃城市的一部分。



我用目光流连它们的脊骨和筋骨，心底产生一种渴望静静抚摸它们的柔情。我会经常去遇见它们，后来变成经常去探望它们。是的，这是我心灵需要的一部分。望见它们，就望见了故乡青草的气息，望见了那只咕咕咚咚唱河流之歌的牛背鹭，望见了牛背鹭后面那条静静流淌的银雪河。来自故乡的记忆悠然复苏，再望过去，觉得它们也活了，它们也是故乡山水的一部分，是亲人的一部分。

每天望见它们，总有一首诗从心底自动升起。

《归田园居其二》（晋陶渊明）：
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
晨兴理荒秽，带月荷锄归。
道狭草木长，夕露沾我衣。
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无违。
我那么爱着它们。于是，悄悄用了这首诗中的词给它们取了名，这些来自英国的黑水牛，它们落地生根，有了自己的中国名字，它们分别是：“南山，豆苗，带月，荷锄，夕露。”

我那么爱着它们。于是，今天早上，我听见它们朝我哞哞，这是牛语，意思是早上好，他们不习惯说早安，它们喜欢自己的语言。

我那么爱着它们。于是，也回它们一次哞哞，因为现在我们也算一家人了，它们是安静守护我们家园的卫士呀！

我是那么爱着它们。这注定是一个得到恩赐的清晨。当我抬阶准备慢跑时，突然听到耳畔响起一曲悠远的牧歌。伴随歌谣从记忆的烟村传过来的，是一串带着青草味道的清脆脆的牛铃声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叮叮当……

“中医擅长从宏观上调节脏腑平衡，继而达到治愈疾病效果”。他说话神情仿佛行医多年“老中医”。

随着人类寿命普遍延长，老人失智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焦点。从纽约飞至圣地亚哥，专程探访当地一家“托老所”，这家“托老所”采取“走读”方式，即家属清晨将老人送至于此，夕阳西下时再接其回家。

院中心理医生鼓励老人触摸床头摆放的青年时代照片，自己过去使用过的车牌等日用品，以此唤起他（她）对往日美好时光的追忆。

除医学专题外，人文主题亦为拍摄主体。旧金山附近有座不为人所知的小岛——天使岛，这里隐藏着一段华人屈辱史。从1910年至1940年，这里为拘押华人劳工的移民站，数名华人劳工被长期拘留于此，其中不少人由希望而失望，由失望而绝望，终至自了残生，魂断异乡；到亚特兰大，走访“宋氏三姐妹”就读的魏斯利安女子大学，看到宋氏姐妹读书时所用课桌，发表于校刊的文章，以及她们赠送给母校的织锦壁挂，古旧家具和签名照片，追寻宋氏三姐妹求学足迹；

而在古巴隔海相望的戴维斯岛，则可感受海明威的文学气息，端坐在其故居书房内，面对那架老式打字机和破旧钢笔，想象作家如何文思泉涌，写出像《战地钟声》和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那样的长篇巨制……

而到日本拍摄时，偶然在富士山脚下发现奥姆真理教制造沙林毒气工厂，采访与恶魔麻原礼幌有过接触的当地村民，揭示日本社会信仰危机缘由，而在距东京不远的藤泽市鹤沼海岸，祭拜在此遇难的音乐家聂耳，详尽还原聂耳生命最后旅程的点滴点。当地市长叶山骏亲自得知中国援助，盛邀我们去家中作客，并告知其母为第一个将聂耳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翻译成日语的日本人，而他本人也从小哼唱这一旋律。伫立于“聂耳终焉之地”，仿佛感到聂耳就在那里，向我们挥手致意……此片后来摘得日本海外新闻大奖，为中日文化交流再添佳话。

浦东开发开放三十年，沧桑巨变，而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也折射其轨迹。东方电视台已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，其呼号渐渐走入历史，但跋涉者大无畏开拓勇气，以及求新求变精神值得永远铭记。

清晨是珍贵的时分。阳台西面窗外的那棵法国梧桐树，我前一天黄昏时曾对它凝望多时，直到它的身影渐渐融于暗下来的暮色中，现在，它也醒了吧？推开窗，清芬扑面，凉沁甜馨，与多年前早晨的抽象记忆混合在一起，我的思绪飘忽到远处。人声少，鸟鸣婉转，这里那里，我爱极了这棵树在清晨和傍晚的寂静与芬芳。

西面除了这棵大梧桐树，还有一棵香樟树、一棵槐树。除了树在这边，晚霞也在这边，坐井观天的我，总是拍它们——傍晚的天空每天都不同，有时彩霞满天，有时金光万丈，有时天边隐现城廓，层峦叠嶂环绕。

阳台的正面是前面小区的房子，所以我看较少。这天早晨看完了树，偶尔推开正面的纱窗，忽然看见了幻象——前面的楼顶上，本来是一架架的太阳能热水器，而此时在我没戴眼镜的视域中，它们是一头头的鸱吻，神情姿态绝当，排列也恰好错落有致，小兽一样的它们站立在朝霞中。

十多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两个字：“鸱吻”，不知它的意思，但为之迷恋，这两个字的字面天然带有相怜互惜之心，缱绻缠绵之意。查字典，它竟然只是指中国古代建筑屋脊之正脊两端的装饰造型，鸱是一种神兽，昂首张口好似吞脊，故名鸱吻。我还以为“吻”字退一步可作“吻合”解，居然连这个意思都没有。屋脊的两端无生命的砖瓦兽形，它们就是鸱吻，隔着那么一段距离，彼此够不着，遥遥相对地站在那里。建筑与汉字，赋予砖瓦以情意；而此刻呢，是我模糊的视野把不锈钢热水器变成了鸱吻。本来太阳能热水器是很煞风景的东西——春节回云南时，我站在大理老屋的房顶望出去，苍山脚下的房屋越建越多了，从前那些白族民居是一片绵延的灰色屋顶，苍山如此苍茫；而如今家家户户都标配太阳能热水器，在大理烈烈的日光下，密密麻麻的不锈钢丛林刺目反光，瓦解了苍茫。

天晴，云朵在鸱吻身后慢慢飘。

下午，我走下一片山坡去办公室。这片山坡背阴，本来是山林和田地，最近在施工，我看见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空地，可见原有的树砍掉了，田也挖掉了，但凡有土地就有人动念要建楼。坡边道旁的树是保留的，我一边走一边从树与树的间隔看过去，那片空出来的地，是浅黄的泥土色，很像收割过的麦垄，中间有几辆工地用的推车，是褐色的，静立着，前部尖、后部方、轮子着地，有的朝东，有的朝西，我的模糊的视力，竟俨然看着像几头牛在低头吃草。真的，真像。我见过这样的情景，也是在云南的郊外，我们出了古镇，坐汽车去看村庄，车一开动，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田野，一望无际，占满一溜大窗，景致流动。不久，经过一片草场坝子，几匹牛马或立或卧，在吃草休憩。这景色从车窗外一晃而过，次日我们又专程再搭公汽，提前下车，沿着田野走了好远，才终于到了这片草场坝子，牛马安静地立着，我走到它们身边。此时我眼前的错觉，跟那年看到的景象如此相似，或者正因为我看到过，现在它才会在我眼前随物赋形地重现？

眼睛能看到什么，先得心里有什么。内心的画面充盈了外部世界，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。多年前读到的散文《月光手帕》：夜里，作者看到一个走路的小姑娘蹲下来捡一样东西，但她旋即站起来，走开了。地上有一片薄白之物，走近一看，是一小片月光，可能小姑娘把它误看成了手帕。在想到这一点的同时，他伤感于自己没有她那样的空灵，不会把月光错看成手帕，更不会蹲身去捡。小姑娘是天真的，作者的这番细腻心思也是稀罕的。

还有一回我错看到的景象，则颇为喜剧了。那是春末，我从杜克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出来，阳光有点热，四周绿树摇摇，一辆敞篷车从我身边开过，车上坐了二排三个光头的男人，齐齐整整，十分后现代。再定睛一看，车有三排不假，但没那么多光头，事实上只有一个，就是坐前排的驾驶者，后面则是与他的光头大小形状颜色都十分相似的三排座位的头枕……

再见北方（中国画）

王易宽



雪国

北川

这雪，来得真实，还是曾有的那番模样，从迷茫的空中纷扬下来，有情无心飘洒洒洒，晶莹的雪粉扬起洁白的绚丽，远眺飞扬，近观飞流，似散散落落，但在眼前却是直向如绳，丈量着天地间的高度、宽度、长度，最终将迎雪踏冬的人包裹住、围拢住，形成一个洁白的身材。而在他的身边，又有了皑皑的姿态，一个既空廓又坚实的冬的伟岸景色，这景色与人们的心境相吻合，知冷暖、知品味、知守约，像是时间到了，与恋人身心相印的厮守和不能忘记。

北国之雪，这季节的时尚。有了过程之中的纷纷扬扬，飘洒自如，有了心中的盼望，守约如初，留给恋人们白日里视野中的明媚，足下弥足珍贵的坚实脚步。

11月中，在衢州的书店有一场创作分享会。因是周末，主办方把活动安排在上午十时。离开开始还有几分钟时，一位朋友径直走来，递给我一袋子：“早上到山上挖了几根笋。我看过你写笋的文章，知道你喜欢吃笋。最近雨水少，竹林里干旱极了，加上野猪糟蹋，虽然是冬笋大年，这两天能寻到的不多。只有这几根拇指大小，献丑了，请勿见笑。”

我打开袋子，居然是七根冬笋，大大小小，最小的果然只有两根手指一般粗。我接了袋子，觉得沉沉的，竟一点没有推辞之意。他又说，他家在山中，一个叫做七里的地方，搭车进城到书店，要多一个多小时；怕来不及，清晨六点就上山去了。一直到八点下山，总共才寻到几根。一时纠结，怕拿不出手。回头又想，毕竟是山上新挖的，还是带来给我，尝一下鲜。

已是初冬时节，山里天亮得晚，清晨六点，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上山的。未及多想，主持人与我对接流程，活动

就要开始，便没有多说。两小时后，活动结束后，他还在台边坐着。等到签售完成，人群散去，我才跟他说了几句，表达了感谢之意。

七里名字好听，山深林密之地。那位朋友是九零后，从部队退役回到老家，在山中开了一个农家乐。问他怎么不留在城市工作，他说自己还是喜欢山里生活。我翻他的朋友圈，见晒出的照片，都是山溪游泳捉鱼，秋日采菊采葺，枇杷花，芙蓉花，这样的一些图片。芙蓉花，使我想到王维的诗，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”山里的清寂日子，这位年轻的朋友能安然处之，这是令我意想不到的。他说自己喜欢读书，偶尔也写点小文给当地报纸投稿，于是山里的时光也不寂寞了。

衢州是一个好地方，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。沿着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溯流而上，北源是新安江，南源便是衢江。衢

江一湾碧水，环抱古城。沿其中的某一条小支流上溯，便可以到达七里。

眼前这位山里朋友，又让我想起，这衢州还有一座山叫做烂柯山。说的是，曾有一个叫王质的年轻人上山砍柴，见童子下棋，他便在旁观棋。童子给王质一颗枣，王质吃了，便无饥渴。过了不久，童子问怎么还不回家，王质这才惊觉，见斧头柄已经朽烂。回到村中，见人皆不相识，这才知道，离他上山砍柴的时间已过去数百年了。这个故事，在今天听来，颇具隐喻意义。这位朋友也从山里来，还带来七棵笋，这行为似乎也有一点古意了。

中午，我有事赶回杭州。山里朋友说，冬笋最好今天就吃掉。这时节的笋，新鲜度都以小时计的。这我明白的。我在乡下时，青菜萝卜现摘现吃，那个水灵鲜活，岂是城市菜场或超市中物可比。我寻思着这几棵冬笋，到杭州应能

冬笋

周半农

赶上晚饭。

结果高速堵车，到得家中，已是八点以后。家人已准备好丰盛的饭菜，且都吃过了。待我拿出几棵冬笋，家人略作迟疑，问是否能放到第二天再吃。我说不行，马上要吃。遂洗净，剥壳，斩去老根，切薄片，起热锅，下几片肥瘦相间的猪肉熬油，然后下笋片翻炒，搁盐、料酒、一点点生抽，又搁一点雪菜，少顷起锅。倒酒，一两粮食烧——热腾腾地吃起来——那冬笋的一口鲜啊，无以言说。

那天翻山里朋友的朋友圈，无意间见到的，他说一早挖笋，收获无多，几处都是野猪拱过的“作案现场”。而他在书店，递给我七棵笋时，手掌依稀还有几粒野猪的水泡。

十日谈

南方有清蔬 责编：杨晓晖

油菜的种植历史很长，上海地区的油菜种植始于元朝。

内心的画面

蔡小容

